

創意獎 紫色並不永遠缺氧 / 鄭婷娟



A.

老師說，把省會圈起來，首都畫兩條線。

可你看我的地圖總是密密麻麻地圖著並非重點之地，比方說西藏那塊難得的高海拔美麗紫色，以及南極洲整片孤獨的白（並畫上小人加上對話框寫個噫天地之悠悠），比方說兩個面面相覷的岬角、像是吃了什麼的海灣、破碎崎零到令人感到噁心的詭譎海岸線等，地理課的五彩斑斕和有趣圖形，成了是無情升學體系唯一能幻想和搞笑的事情。一想到地球那麼可愛，誰能忍住不在課堂上嘖地出來。終於老師說，那位同學不好好上課在笑什麼呀請站起來。

B.

再大一點，學到都市計畫，教授說此門課乃利益分配之學問，住宅區是黃的、商業區是紅的，色與色之間申請變更轉換，事關土地價值與使用，同學聽好：重點是價值。麥克風說著地方勢力角力、民意代表施壓，試圖將他們的土地在圖上變色的故事，而底下的我，卻看著都市計畫圖著了迷，恍惚中眼簾產生記憶與現實的疊圖－地理課本中依海拔高度分類的顏色。只不過兩者的顏色說明不同之事，例如：褐色，從地形圖中空氣稀薄的四千公尺高山成了都市中空氣污染的工業區（雖聽起來同樣使人呼吸有點困難）。那時，我在身旁昏睡了一堆同學的階梯教室點點頭，Y說你在幹麻，我說沒什麼，只不過是悟了什麼。跟國中教室的自己相比較，年齡體重增長了，我的核心，卻仍照樣不斷在體制中尋找荒謬人生中某些驚鴻一瞥的小笑點。

C.

學藝術的妹妹告訴我有個儀器叫色度計，很貴，無論指到什麼，銀幕便能喚出其顏色之名(CMYK值)，以如此科學的方式看待顏色的精準，若非研究上的需要，若真有人買了它對著自己感興趣的顏色－嘩！（哇！原來這是C=51，M=6，Y=30，K=37），還真病態的有些可怕，不過那種可怕帶了點瑰麗，瑰麗在於世界的複雜、以及對於這複雜組成的求知慾和渴慕。畢竟課本地圖上的半島高原海洋不單用以交換考卷上的分數，紫色並不永遠象徵缺氧，而都市計畫書圖上頭表明的從來也不只有單純的美好都市想像。

雖然表象後方的意義總令人悲傷，可敏銳這永恆的症頭偶爾依舊會捎來一絲安慰，作為對寄宿主的賠償。比方在異國趕路的晚上，雜沓的地鐵站撞見了一抹彩虹的那次。當既視感(d j vu)引領記憶千軍萬馬襲來，心底熟記的地圖七彩跟著一同劃破了所有疲憊，輝映了當下的光景，終於把我從地圖外面，帶進世界裡頭。

即使你過來拉回脫隊的我，說，拍這是要幹麻？